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五十四回 王明砍番陣總兵 天師戰金毛道長

詩曰：五月濤聲走白沙，沙邊石氣盡雲霞。

峰陰寒積何年雪？瘴雨香生石樹花。

獨立南荒成絕域，每憑北斗問京華。

王明不盡英雄膽，萬古爭傳漢使槎。

卻說二位元帥道：「王明，你有個甚麼處置？」王明跪著稟說道：「不瞞二位元帥老爺，這個天書小的已是偷得他的來了。」三寶老爺是個內官性兒，一聽見說道偷得來了，撲起巴掌來，哈哈的大笑，叫聲：「王明我兒，你就是取西洋的頭一功了！這如今在哪裡？拿來我眾人看看。」王明雙手遞上個天書。

二位元帥，你也看，我也看，看便看了一會，只是不認得上面是個甚麼字跡，是個甚麼書句？老爺道：「這個書不認得，怎麼是好？」王爺道：「去請天師或是國師，畢竟有個認得的。」道猶未了，可的國師走過船來。老爺迎著，就講天書這一段緣故。國師道：「在哪裡？見教貧僧一看。」老爺又雙手遞上去。

國師從頭徹尾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阿彌善哉！王明，你好不當家哩！」老爺道：「怎麼王明好不當家哩？」國師道：「拿了這書，好不當人子，你要它何用？你怎麼幹這等不公不法的事！依貧僧所言，快些兒送還他去罷！」王明道：「老爺在上，小的挨虎穴、闖龍門，萬死一生，才能夠取得他這一本書來，小的又豈肯輕輕的送還他去？」國師道：「書上都是些傷公道的話兒。」王明故意的說道：「小的夜來也聽得那番官在念哩，也不見甚麼苦苦的傷公道。」國師道：「你不信，待貧僧念來你聽著。」展開書來，從頭兒念了一遍。

念猶未了，只見半空中呼一陣響風來，把那吸魂的鐘、追魂的磬、寶母兒扇三件寶貝，一齊的刮將來，一齊的吊在中軍帳下。就喜得二位元帥，杏臉桃腮。大小將官，哪個不喝聲采？馬公公道：「王明我兒，你是取西洋的頭一功。咱要你在咱門下做一個乾兒子，你意下何如？」王明道：「好便好，只是老公公的尊姓，姓得有些不秀氣，不敢奉承。」馬公公道：「你怕人罵你做馬日的麼？假如那個罵驢日的不過，假如那個罵驢子日的不過。」侯公公道：「你在咱們下做個乾兒子罷。」王明道：「老公公的尊姓，聲音有些不好，不敢奉承。」侯公公道：「你怕人罵你做山猴子日的麼？」洪公公道：「你在咱門下做個乾兒子罷。」王明道：「不敢奉承。」洪公公道：「你怎麼不肯？又是咱的姓，姓得有些不好麼？」王明道：「非干姓事。只是公公無子，教我一個單絲不線，孤掌難鳴。」王公公道：「王明，咱和你同是一姓，你在咱門下做個乾兒子罷。」王明道：「也不敢奉承。」王公公道：「你怎麼又不肯？敢又是咱沒有兒子？有七個兒子，咱有七個兒，數到你第八。」王明道：「乾兒子好做，只是王八難當！」

道猶未了，只見圓眼帖木兒不見了天書，又招了他三件寶貝，卻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披掛整齊，攀鞍上馬，高叫道：「王明，你這個賊！你敢偷我的天書，你敢招我的寶貝！」王明道：「便是我，你敢怎麼樣兒於我？」帖木兒更不打話，一手掀開了頂上的番盔，一手掀散了頭上的卷毛頭髮，口兒裡念上兩聲，一口吐沫望西一噴，喝一聲：「疾！」又喝聲：「快！」只見正西上狂風大作，走石飛沙。那石子兒，沙子兒，都望我南陣上刮將來。亂刮將來還不至緊，番陣上又走出二三百隻懶象來。那些象身如火炭，口似血盆，鼻似捲簾，牙如鋼劍，好厲害也！有賦為證。賦曰：

南方之美者，南山之犀象焉。周澄上言；可洗之而療疾；蒼舒有智，亦秤之而刻船。則有束刃於鼻，繫燧於尾。雖質大於牛，而目不逾稀。初一乳而三年，卒焚身而以齒。若乃放於荆山之陽，養之臯澤之中，雖稟精於瑤光，終見制於越臺。至若出伊水之長洲，生乾陀之異域。膽隨月轉，鼻為口役；遇獅子而必奔，顧脫牙而尚惜；見皮而泣，爭鼻而食；臨刑既聞於泣血，喪雌亦至於漣灑。出九真於日南，耕蒼梧及會稽。入彼夢思，既見災於能茂；俾之率舞，亦歸功於賀齊。

那一群象趁著這一陣風，竟奔過南陣上來，把我南陣上的人馬，一鼻子卷一個，兩鼻子卷一雙！

王明看見不是料，一口銜了隱身草，兩隻手搦著一張刀，照著個象只是砍。千砍萬砍，那象只當不知。王明看見砍它不動，沒奈何，又拿起刀來，把他的門牙亂打。這一打卻打得有些功勞。怎麼有些功勞？原來象的牙長根淺，禁不得分錘敲，一會兒把些牙齒都敲得弔將下來。象本性是個愛惜門牙的，卻又敲得它疼，它就滿地上亂跑亂卷。幸喜得天上轉了一陣東風，王明叫眾軍士上風頭放起火炮、火銃、火箭之類。風又大，火又大，那些象哪裡又敢向前來？倒往本陣上跑。這一跑不至緊，把自己的番兵都踩倒了一大半！帖木兒贏贏然如喪家之狗、乾乾的如漏網之魚，大敗去了。

王明吩咐眾軍士拾起那些象牙來，竟到寶船之上。元帥見他有功，心中大喜，說道：「番官今日又是甚麼寶貝來？」王明道：「番官真乃厲害，沒有寶貝，赤手空拳，就呼出一陣無大不大的風來，又趕出一群二三百隻的象來，那些象盡是懶象，把我南陣的人馬，一鼻子卷一個，兩鼻子卷一雙，看看的卷了我人馬一大半。」元帥道：「你怎麼處它？」王明道：「是小的沒奈何，拿起刀來砍它，卻又砍它不透。又沒奈何，把它的牙齒來敲，才敲了它許多牙齒。上風頭又是火炮、火銃、火箭之類，各樣的生活，卻才贏得它來。」元帥道：「可拾得有象牙來麼？」王明道：「有。」即時獻上象牙。侯公公走向前去數了一數，說道：「虧了王明，打壞了八□多只象哩！」元帥道：「怎麼就曉得是八□多只？」侯公公道：「這象牙是一百六□根。一隻象兩根牙，卻不打壞了八□多只。」元帥道：「也有一象四根牙的，也有全然沒齒的。」侯公公道：「那沒齒的全不象了。學生的數，也只是大略而已。」道猶未了，藍旗官報道：「番總兵又來討戰。」

原來番官大敗而歸，先前說硬了話，不好去見番王，竟自歸到府院裡面，低頭不語，默默無言。番王又著人來相請，番官愈加不是個心事。夫人道：「相公，你做將官的人，何故這等吃惱？」番官道：「誰想南朝出下王明這一個賊，就是我的冤家。前日的寶貝被他騙了，今日的象陣被他破了，你教我何計可施？」夫人道：「相公差矣！你胸中有的是真材實料，何懼於他。你何不拿出那迷魂陣、定身法來，怕他甚麼王明拿他不住！」

這正是一言而興邦，一言而喪邦。這兩句話兒不至緊，把個帖木兒就提得醒醒的，滿心歡喜，頓起精神，即時點齊人馬，殺出風聲關來，高叫道：「王明這賊！我今番不拿住你碎屍萬段，誓不回兵！」

王明聽藍旗官報道「番官討戰」，即時跪著稟元帥道：「小的今番不用旗鼓，不用人馬，隻身獨自，要去砍下番將的頭來，獻上中軍寶帳。」元帥應聲道：「好！此去立馬成功！」王明起身去上馬。侯公公又把他肩膀上拍一下，說道：「好！你就是征西洋的第一功。」這兩句話，就不知長了王明多少威風！兩列將官你也說道你有一條金帶在腰裡，倒不如一個小軍；我也說道我有一條金帶在腰裡，倒不如一個小軍。

王明跑出陣去，心生一計，說道：「打人先下手，後下手遭殃！我與他比甚麼手，排甚麼陣！不如閃在他背後，取了他的首級，萬事皆休！」一手拿著隱身草，一手提著一口刀，悄悄的跑到帖木兒的背後。

帖木兒在那裡氣滿胸膛，高聲大叫，左也王明賊，右也王明賊；左也若不拿住王明，誓不回陣！右也若不拿住王明碎屍萬段，誓不為人！哪曉得王明已自站在他背後，雙手舉起刀來，盡著力氣，還他一刀。可憐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！這一刀就把個圓眼帖木兒，立地時刻劈做了四架。把些番兵番卒嚇得一個個獐頭鹿耳，鼠竄狼嘶！都說道：「又不曾看見個人在那裡提刀來，又不曾看見個刀在那裡砍下來，怎麼就會劈做了四塊？」道猶未了，只見你頭上一刀，我頭上一刀。一行走路，一行就砍了頭；一行說話，一行就削了嘴。可憐這一班番兵番卒，叫苦連天，都說：「是天殺我也！天殺我也！」抱著頭的，縮著頸的，各自逃生。也有奔到皇城裡去的，王明也跟進皇城裡去。也有奔到午門裡去的，王明也跟進午門裡去。

王明進了午門之內，就提起那一片殺人心來，就要把個番王來噍。番王哪裡曉得其中的就裡，只管問道：「總兵官怎麼會做四塊？」那些番兵番卒，又不曉得個下落，一個說道：「自己殺的。」一個說道：「天殺的。」番王道：「都胡說！豈有個天就殺人的？豈有個人就肯自殺的？」王明眼睜睜的要下手，只是不得一些空隙。

只見殿東首閃出一個道士來：
龐眉皓髮鬚如絲，遣興相忘一局棋。
松柏滿林春不老，高風千載付君知。

那道士朝著金階五拜三叩頭，揚塵舞蹈。番王道：「階下見朝的是誰？」道士道：「小臣乃親王駕下護國軍師金毛道長的便是。」番王道：「道長有何事見朝？」道長道：「現今朝堂之上，有一個南朝刺客在這裡，要傷我王，故此冒死來奏。」番王大笑三聲，說道：「先生差矣！既有刺客在我朝堂之上，我豈不看見？我一個不看見也罷，這等滿朝的文武，豈可都不看見？」道長道：「此人只是貧道看見。」番王道：「先生須要著他出來，與寡人看見才好。」道長道：「要我王看見不難。」這幾句話不至緊，把個王明嚇得毛骨悚然，心裡想道：「怎麼這個道士認得我哩？敢是這個草今日不靈麼？我不如趁早些走了罷！又一想：「千難萬難，來到這裡，且看他怎麼樣兒？只怕他是騙我，也未可知。」

只見那道士站將起來，站著金階之上，懷裡取出一個紅羅袋兒來，袋裡取出一個小小的鏡兒來。番王道：「先生，那是個甚麼鏡兒？」道長道：「世上有三面鏡兒出名：第一面叫做軒轅鏡，第二面叫做煉魔鏡，第三面叫做照妖鏡。」番王道：「要它何用？」道長道：「取它出來，就照見南朝刺客是個甚麼樣子？是個甚麼人？」番王道：「好！好！好！」叫聲：「站階的力士在哪裡？」兩個力士走近前來，答應一聲「有」，雙手接著個鏡兒，放在丹墀裡面。文武百官仔細定睛，果是南朝一個軍士，頭戴碗子盔，身披黃罩甲，腰繫皮挺帶，腳穿綁腿鞞鞋，左手一根草，右手一張刀。王明終是個小軍，盡著他的一寵性兒，偏說是照妖鏡，他偏然不怕照，偏然不肯走！偏百官都認得他是個南人，他偏藏了隱身草，偏認做自家是個南人。一聲梆響，一千番兵一齊擁將上來，繩穿索綁，把個王明拿住了，來見番王，他直挺挺站著。番王道：「你為何不跪？」王明道：「砍頭就砍頭，割頸就割頸，甚麼人跪你！」番王大怒，罵說道：「我把你這個大膽的賊，你累累的犯我邊疆，殺我軍卒，偷我寶貝，害我總兵官。你今日焉敢又來擅入我朝堂。你想著拿你，就是攢冰凌取水，壓沙子要油一般，誰想你自己送其死！你這卻不是自作孽，不可活。叫過刀爺手來，梟了他的首級。」

王明想一想：「一個人的頭既割了，怎麼又會長出來？不免要做一个脫身之法。」他那裡一邊拿出刀來，我這裡一邊慢慢地說道：「殺便殺了我，還有許多殺不盡的在那裡，他明日一總兒和你算帳哩！」番王聽見說道：「還有許多殺不盡的在哪裡？」連忙的叫放他轉來，說道：「你一身做事一身當，殺了你就是，甚麼又還有殺不盡的在那裡？」王明又慢慢的說道：「我為人還有幾分忠厚，我船上還有一干沒脊骨的，還有好些的話來和你講哩。」番王道：「有些甚麼沒脊骨的？」王明故意的道：「我有一班同年、同月、同日、同時、同鄉、同里、同師、同門、同手段、同術法，同一樣會殺人，同一樣捉不住，共是七七四九名。你今日只殺得我一個，我那四八個豈肯與你甘休！」番王道：「你這個人還是有幾分忠厚。你既是這等忠厚，你索性說穿了頭罷。」王明又故意的道：「我把那四八個的真名真姓都說來與你，你今後好提防他們。」番王道：「我取紙筆來，你寫罷。」王明分明是要騙他寫字，好解繩索，偏故意的說道：「我只口說罷。」番王道：「你說得快，我這裡哪裡記得這些？」王明又騙他一騙，說道：「狗奴！沒有些見識，你叫四八個人過來。一個人記一個名字，卻就記得了。」番王只說是真情，說道：「這個人果是有幾分忠厚。你還把個筆硯兒來寫著罷。」即時間取過文房四寶來，放在丹墀裡。王明心裡想道：「是腔了。」你想自古以來，可有個綁著寫字的？連忙的放開了王明的手。一個番官磨墨，一個番官拂紙，一個番官奉筆。王明伸出手來，又把個左手去接筆。番官道：「原來你是個左撇子。」王明道：「我是左右手。」一邊左手抹筆，一邊右手取出隱身草來。一下子取出隱身草來，只是一溜煙，再哪裡去尋個王明。番王歎了兩口氣，說道：「南朝人說老實，還不老實。」番官道：「喜得是老實還會走，若是不老實還會飛哩！」

金毛道長奏道：「我王不必憂心，貧道看此等人如同蜻蜓螻蟻，草芥糞土，何足掛齒！貧道不才，願借番兵一支，出陣前去，若不生擒王明，剮骨萬段，誓不為人！」番王道：「先生此言，只好說得中聽，權時解朕之憂。你不要小覷了王明，一行拿住他，一行就不見他。就是通天達地的游神，出幽入冥的活鬼，也不過如此。他曾斬死了我五名軍士，他曾陷害了我一員總兵官。這等一個人，豈是容易拿得的？」道長道：「且莫說這一個王明，就連他那些寶船上一干的性命，都要提在我手裡。」番王道：「先生這句話又講差了。總兵官曾奏過寡人來，說他船上有一個道士，官封引化真人，能呼風喚雨，役鬼驅神。又有一個僧家，官封護國國師，能懷揣日月，袖藏乾坤。你看得他們忒容易了些。」金毛道長道：「我王好差，專一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。貧道出馬，若不生擒道士，活捉和尚，貧道情願把自己的六陽首級，獻上我王面前。」番王看見他威風凜凜，銳氣凌凌，心上倒也有老大的懼怯他，連忙的賠他一個情，說道：「全仗真人大展奇才，救寡人社稷！奏凱回來，奉酬鶴駕不淺。」即又遞酒三杯，壯他行色。

金毛道長竟到教場裡面，點齊了一支番兵，竟往鳳磐關來。心裡想道：「適才我王說是南朝道士會呼風喚雨，駕霧騰雲，我也是個道士，我豈可不會騰雲？既要如此，似這等一班頭踏，怎麼騰雲？似這等一個腳力，怎麼騰雲？」

想了一會，就有個道理，即時拿起個斬妖劍來，照著正東上攪了幾攪，口裡念了幾聲，喝聲：「照！」只見正東之上走出一個三丈四尺的神道，光頭光腦，藍面藍嘴，朝著道長行個禮，說道：「法師呼喚小神，有些甚麼事故？」道長道：「你是何神？」其神道：「小神按甲乙寅卯木，是個青龍神。」道長道：「你既是青龍神，你據著東方青陵九氣旗，與我打著頭踏。」應了一聲：「是！」

又拿起了斬妖劍來，照著正南上攪了幾攪，口裡念了幾聲，喝聲：「照！」只見正南上走出一個三丈四尺長的神道，紅頭紅腦，尖面尖嘴，朝著道長行個禮，說道：「法師呼喚小神，有何使令？」道長道：「你是何神？」其神道：「小神按丙丁巳午火，是個朱雀神。」道長道：「你既是朱雀神，你據著南方丹陵三氣旗，與我打著頭踏。」應了一聲：「是！」

又拿起個斬妖劍來，照著正西上攪了幾攪，口裡念了幾聲，喝聲：「照！」只見正西上走出一個三丈四尺長的神道，毛頭毛腦，白面白嘴，朝著道長行個禮，說道：「法師呼喚小神，何方使令？」道長道：「你是何神？」其神道：「小神按庚辛申酉金，是個白虎神。」道長道：「你既是白虎神，你據著西方咬陵五氣旗，與我打著頭踏。」應了一聲：「是！」

又拿起個斬妖劍來，照著正北上攪了幾攪，口裡念了幾聲，喝聲：「照！」只見正北上走出一個三丈四尺長的神道，長頭長腦，皂臉皂嘴，朝著道長行個禮，說道：「法師呼喚小神，何方使令？」道長道：「你是何神？」其神道：「小神按壬癸子丑水，是個玄武神。」道長道：「你既是玄武神，你據著北方玄陵七氣旗，與我打著頭踏。應了一聲：「是！」

又拿個斬妖劍，照著山上攪了幾攪，口裡念了幾聲，只見山上跑出兩個三丈八尺長的狐狸精來，毛手毛腳，凹嘴凹鼻，見了法師，雙膝跪著。道長道：「孽畜，你過來一個，搦著一面豹尾旗。孽畜，你可知道麼？兵法曰：『無天於上，無地於下。將在軍，君命有所不受。』只此旗之謂，你可知道麼？」兩個狐狸精磕個頭，應聲：「是！」

又把個斬妖劍望海裡攪了幾攪，口裡念了幾聲，只見水底下走出一個三丈八尺長的一個碧水魚來，紅鱗紅甲，大頭大尾，見了法師，雙膝跪著。道長道：「魚兒，你過來，我騎你出陣，你可曉得麼？上天入地，駕霧騰雲，都在你身上。」碧水魚磕個頭，應聲：「是！」

一個金毛道長領了一支人馬，前面有許多兇神惡煞，擺了頭踏，坐一個碧水神魚做了腳力。這個道士也是少有，一路裡擺出鳳磐關。

卻說王明得了總兵官的首級，獻上中軍。元帥大喜，重賞王明。元帥問道：「你殺了總兵官，怎麼又跟進城去？」王明道：

「是我閃進番王的殿上，要啗啗番王的首級。」元帥道：「可曾取得他的首級麼？」王明道：「一樁事兒做得好好的，就吃虧了一個甚麼金毛道長看破了。若不是小人本領多端，險些兒就矮了一尺。」元帥道：「怎麼就矮了一尺？」王明道：「連盔帶頭只有一尺，砍了頭，卻不矮了一尺。」元帥道：「既如此，叫軍政司取過一瓶酒來，與你壓驚。」

道猶未了，只見藍旗官報道：「番王又差下一個道士，領了一支人馬，前面盡是些兇神惡鬼打頭踏，座下又有一個長長大大的神魚做腳力。自稱金毛道長，坐名要戰天師、國師。」王明道：「小人還願出馬，擒此妖道。」元帥道：「驕兵者敗，欺敵者亡。你不可去。他既坐名要戰天師、國師，且待他兩個出一陣，看是何如？」王公公道：「來的是個道士，天師是個真人，兩個道士出馬，豈不為美！不如去請天師。」請到天師，無不奉命。

即時三道鼓響，吶喊三聲，擁出一支人馬去。金毛道長起眼一瞧，原來南陣上兩邊列著都是些道士、道童。中間一桿皂纛，皂纛之上，寫著「江西龍虎山引化真人張天師」□二個大字。皂纛之下，坐著一個清清秀秀的將官：九梁巾，雲鶴氅，七星劍，青鬃馬。心裡想道：「來者就是我國王說的騰雲駕霧、役鬼驅神的主兒。且待我叫他一聲，看他怎麼答應？」高叫道：「來者莫非南朝天師乎？」天師道：「吾乃南朝大明國朱皇帝駕下、官封引化真人張天師的便是。你是何人？」金毛道長笑了笑，道：「天師，你不要小覷於我，我乃撒發國國王御前官封護國真人金毛道長的便是。」天師道：「天下的真人惟有我家，是自漢以來祖代傳流的。麒麟殿上無雙士，龍虎山中第一家！你這金毛道長卻不聞名。」金毛道長大怒，罵說道：「我把你這個生事擾民的賊，焉敢無故侵犯我的國土，縱容無名的末將，陷害我的總兵官。今番教你吃我苦也！」照頭就是一劍來。天師看一看，想一想，說道：「若論青龍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，此人就是正一玄門。若論他那兩個狐狸精，一個碧水魚，此人是個妖道拆拽來的。怎敢這等無禮？我祖代天師的人，肯放鬆了他？」起手就還他一劍。你一劍，我一劍，你一來，我一往，你一上，我一下，殺做一堆，砍做一處。天師心說道：「我們出家人怎麼在刀頭上討勝，何不坐地成功？」連忙收過劍來，照著日光擺了三擺，劍頭上呼一聲響，爆出一塊火來，燒了一道飛符。金毛道長還不曉得天師的妙用，說道：「天師，你劍頭上出火，不知你心下怎麼樣兒火燒哩！」天師道：「你可曉得，除卻心頭火，點起佛前燈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劍頭上跳出一個青臉獠牙的鬼來。

畢竟不知這個鬼是甚麼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